

愛情小說
芳草恨



民國四年五月出版

愛情
小說
芳草恨

上海眉語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出版



芳草恨

每冊大洋二角五分

編輯人 青田張軍

印刷所 眉語書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寶興里

發行所 眉語書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寶興里

分售處 各大書莊

久慕 鴻儀時切蟻思卽維

諸事皆吉爲頌

敝社

所出雜誌荷蒙各社歡迎無任欣慰刻有新

編愛情小說名曰芳草恨內容豐富趣味濃厚早爲愛讀者所嘉
許茲已出版洋裝一厚冊祇定碼洋二角五分已託商務印書館
中華圖書館以及國華廣益文明羣學等書社爲寄售處倘荷不
棄尙希開 示向以上所列各號源源惠顧如欲躉批竟可函至
敝社 直接折扣一層自當格外低廉以副 盛意手此佈達並請
籌安

開北寶山路寶興里八號

上海眉語書社謹啓

月 日

第七十四號門牌

愛情小說

芳草恨

第一章

怒潮澎湃。巨浪翻騰。泊岸舟楫。搖幌不定。俄見一女子。蓬首垢面。出剎那間。已隨波逐浪。從伍子胥遊矣。伊何人。斯蓋一絕色女兒。章如玉也。嗟乎。風雲慘淡。天日昏沉。天然麗質。葬身錢江。豈天道固爲無知紅顏。每多薄命。吾於是不能不搔首以問天。吾於是又不能不追述女兒歷史。以告讀者。

女兒二。姊妹三。父名世圃。世居章家村。貧不能自給。故女少時。日則助父兄飼牧。夜則佐母姊紡織。蓋純然一孝行之女子也。長兄學稼。以無行爲鄉里逐。遂展轉至杭屬。謀食於航業中。

學稼有同夥曰王得奎。年已不惑矣。與學稼頗相契。一日。泊舟於江干。兩

人登岸。覓小酒館。對坐共飲。抵掌而談。家庭間瑣屑事。

壺酒未乾。得奎已面紅耳赤。發其粗暴之聲。曰。予家兄弟三姊妹。一父母已卽世。長兄得祿。喜交遊。惟不擇人。專與無賴伍。無賴亦甘聽吾兄之指揮。故每有事故。一呼百諾。次兄得壽。學拳棒。力敵數百人。而性氣暴躁。一言不合。卽以老拳相向。以是人皆呼予長兄爲山大王。呼予次兄爲山小王。予兄弟三人中。惟予性最和平。亦惟予獨未婚。汝知予年四十。尙未娶妻之故乎。予之所以棄家而作航業者。實欲覓一絕色女子。以偕老百年耳。學稼兄。汝村中有美女乎。能爲我介紹否。

是時學稼舉杯方飲。見其紫鬚滿面。猶作此風流語。不禁譁然一笑。酒沫橫飛。幾於披滿全桌。

得奎怒云。汝笑我作夢想乎。吾有金數百。足以爲購美女之需。苟訪得其人。卽以此黃白物相贈。當不難置之膝下。言時取鈔票一大捲。擲之於桌。學稼驟覩此。目爲之眩。旣而思得奎固多金者。若以少妹妻之。於中取利。亦

一、良好事。遂離席鞠躬言曰。夥友勿罪。吾初以汝爲戲言。故不覺失笑。汝果未婚。則予之少妹如玉。娥眉鳳眼。仿之古之西施。殆有過之而無不及。汝若不嫌年少。則與汝偕秦晉亦無不可。

得奎一躍而起曰。汝言信乎。學稼曰。予苟言之不信者。有如此物。言時以手作魚形。得奎大喜曰。謝汝美意。事成必從厚報。雖然。吾尙有一言。吾非親見其人。終不釋然。蓋恐目之於色也。有不同視焉。

學稼曰。是無不可。吾有父母在。此事尙不得自專。予與汝回鄉。同至予家。審擇而行之何如。得奎曰善。遂給值偕出作歸計。

山河變幻。道路馳驅。不數日間。故鄉已在望矣。學稼與得奎遂同時抵章家村。

學稼既歸家。獻綿襖於其父。包頭紗於其母。印花布於其妹。殷勤聚首。一家歡然。村中人以其能悔過。改行不之較。其父若母亦以敗子回頭。互相慶幸。

竈前煙騰鍋中水沸。玉人方洗手作羹。以供不速之客。顧有一人。目光炯炯。注射其面。不少瞬。一時情移神馳。不覺杯之碰然墜地者。伊何人。卽好色之王得奎也。

女年未及笄。容足以動人。若此其美。殆可想見。

惟時茶杯落地。女父母均不知其故。惟學稼則胸中不了了。顧謂得奎曰。何如。曰。盡美矣。又盡善也。子盍爲我言之。學稼乃手招其父至他室。對坐而談家事。

學稼徐言曰。阿爹。家中景况如何。世圃歎聲曰。朝不謀夕。何堪度日。學稼曰。阿爹勿憂。男有計可使家中饒裕。世圃曰。汝莫非在外得多金以充家用乎。曰否。適與男同來之夥友。貯金數百。不妨取之於彼。世圃大怒曰。不肖子思作此不法事。天理難容。良心何在。休矣。汝其速行。毋污及父。否則必不汝宥也。言已。舉掌欲擊。學稼急剖白曰。阿爹勿誤會。男非欲下毒手。乃使彼誠願

奉金與阿爹。一舉而兩得之計也。聽否在父。男斷不敢相強。世圃沈思半晌。乃曰。汝試言之。學稼曰。予性純善忠厚。今雖行年四十。尙未有家。男思以少妹妻之。世圃曰。咄咄。汝何糊塗若此。彼大汝妹二十餘歲。焉有年齡相差若父女。而可以論婚者。汝殆喪心病狂耶。學稼曰。阿爹請少安毋躁。待男盡其說。阿爹亦知家貧之苦乎。冬暖尙號寒。年豐尙啼飢。人心礪薄。誰悲窮困之人。世態炎涼。孰救目前之急。凡此諸端。想皆父親之所實驗。毋勞男之絮絮也。爲今之計。惟有以如玉妻彼。至少可得百金之聘禮。將此百金。推廣營業。雖不能樂用一生。亦可以苟安數年。而爲少姝者。嫁此有財之夫。亦可免將來飢寒之患。豈非兩得其利。世圃低頭不語。頃之。始云。此乃汝妹之終身事。不可草率從事。當與汝母商之。學稼曰。母須婦人之見。商之徒自擾耳。男與友已有成約。聘禮在此。惟俟父親一決。言畢。取百金置桌上。世圃以目視金。繡眉凝想。若有無限苦情。交戰於胸中者。久之。不作聲。學稼曰。父乎。此黃

白者。實不易得。其速受之。隨取金置世圃掌中。世圃於不知不覺間。竟緊握之。學稼因呼得奎至前。見丈人而行叩首禮。鳴呼。彼蒼不仁。妬玉摧花。從此玉質佳人。遂爲百金所束縛。不能稍有自由之主動力矣。

日月如流。如玉之美名。與年齡以並進。轉瞬間。年已二八。斯時女以家境困難。傭於富紳章雲漢家。紳家與女家距離咫尺。故女日至紳家操作。夜則仍歸家而侍父母焉。

一日。女歸家稍遲。村中一無賴子。伺於道旁。乘間而狎抱之。女大驚。知不可以力脫。僞呼云。主人歸何晚。家中待膳矣。其速歸。無賴聞之。驚而釋手。始察覺其僞。時女已前行數丈。將及門矣。無賴始恨恨去。自後女歸家必早。遲則必挽一老者伴歸。

章紳有子三。女二。長子名樂山。性沈靜。十八歲入泮後。卽無意出山。次子名

樂水。性活潑。一生懷抱。適與其兄成反比例。幼者尙在稚年。未離襁褓。二女愛蘭愛菊。則終日誦詩讀書不少懈。如玉每有暇時。必從旁聽解。以是亦能知文字。

時屆仲夏。溽暑迫人。樂水偕契友葉如金自武林歸。如金家住邑城。與章家村相離十餘里。而章家村氣候較涼。故亦避暑於該村。

章家村周圍不及三里。而山明水秀。風景佳麗。實爲附近諸村冠。村前臨一山溪。迤邐西北流。圍繞若錦帶。至出口處。兩山環抱。溪身極狹。上跨以石橋。兩壁林竹幽然。橋下水聲潺潺瀉出於其間。優遊風景。實不啻世外桃源也。鳥聲四起。夕陽西墜。時橋下有人影二。手執釣竿。且言且釣。不知日之已晚。伊爲誰。一爲樂水。一爲如金也。

噫。閱者諸君。其亦知如金爲此篇之第二主人乎。欲知此書之眞況。不可不先述如金之家世。

第二章

如金父名樹德。亦儒家子。年四十。有子三女二。不意家運顛連。長子次子。與長女次女。均於八九齡時。前後相繼病卒。時如金年僅六齡。樹德鑒於其兄若姊之夭壽。頗爲之抱隱憂。一日適有瞽者過其門。因請之入。而談如金命。瞽者既入座。問曰。令郎年幾何矣。曰。六歲。曰。生辰如何。曰。十一月二十一日午時。曰。有兄乎。樹德未及答。適如金母張夫人在旁。厲聲曰。汝依年辰推求。卽是何必多問。如果將家中情形悉數以告汝。則亦毋勞汝之算命也。樹德急止之曰。汝勿爾。予所欲知者爲未來之事。彼所欲問者爲已往之事。由已往而推求未來。不能不以實告。因答之曰。兄二。然已卽世矣。瞽者又曰。有姊乎。曰。姊亦有二。但亦追隨彼之阿兄去矣。言時聲隨淚下。於是瞽者口喃喃而手指亂動。頃之連聲曰。險險。樹德急問爲何。瞽者曰。彼自七歲至十歲。運最不佳。過此以往。便無憂矣。樹德甚醉心邪說。夫人則疑信參半。俄而瞽者

續言曰。令郎於此數年中。雖命運較劣。然尚有補救之一法。俗云。男人難得半夜子。女人難得午未時。令郎墜地。適合女人墜地最佳之一時。不如姑作女子撫養。衣以女子衣。名以女子名。再預娶一福德較厚。年華較大之媳婦於家。以充喜氣。則本根固矣。樹德首肯者。再重謝瞽者而送之。

瞽者既去。樹德夫婦二人。乃一一依其言。名如金爲掌珠。服以女子服。而爲如金者。年小無知。方以女子衣服。美麗逾於男子。顧影自喜。有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娶媳聲傳。一般執柯冰人。喜爲人作撮合山者。接踵而至。甲謂某翁女美而能幹。乙謂某翁女美而多金。丙謂某翁女美而賢慧。詰以年齡。俱云與令郎年相若也。才相若也。卽門楣亦無不相若也。亟亟以待樹德之答。顧樹德意殊不屬。拱手謂衆人曰。謝承美意。諸所陳者。固皆好女子也。然非予意之所屬。請辭。

有劉媒婆者。察知樹德之別有懷抱也。乘間就樹德密語。樹德因告以故。且謂紅顏薄命。有才天妬。吾所取者。不在貌之美。而在容之豐厚也。汝其爲我訪之。劉沈思有頃曰。然則項克勤女屬當意否。曰。長女乎。次女乎。抑小女乎。曰。次與小。貌美而年少。固知非汝之所屬意。無已。其惟長女乎。現年十六。體肥而力強。且能料理家務。於汝意云何。樹德曰。善。此固俗人之所不取。而予之所求而不得者也。速爲我謀之。劉乃應命去。

門鈴丁丁。一飾女裝之童子。手持書本入。則如金自書塾歸也。樹德戲謂之曰。掌珠。予爲汝娶新娘矣。如金聞而雀躍。俄劉媒婆入。謂樹德曰。項家已應命矣。聘金定禮。悉皆從便。惟待交換婚書耳。雖然。此行苟非憑某三寸不爛舌。項家亦未必一時能允如所請。樹德笑曰。予知汝命意矣。不忘月老也。其毋恐。但婚書交換之後。過門當以何日。劉曰。此時旣非正式結婚。明日爲行路吉日。即可過門也。樹德唯唯。遂以劉媒婆爲證婚人而定婚。

連聲爆竹。一乘肩輿已娶得養媳歸矣。如金首先而前。急欲一覽新娘之美貌。而新娘則俯首不語。兀坐輿中。

俄有二人扶新娘出。日光耀耀。直射其面。則見容顏點點。蜜蜜加圈。步行之際。皮肉頻頻動。

如金急倒母懷而問曰。彼卽新娘耶。胡乃可懼若是。兒實不敢與之相近。言訖。淚流滿面。時張夫人亦含悔意。頗恨樹德作事太鹵。心思婚姻乃終身大事。苟他日二人反目。將若之何。念及此。不覺泣下沾襟。既思木已成舟。悔亦無益。遂假作溫語。以慰愛子。

越數年。如金年已十齡矣。喬扮女裝。容益美麗。望之固不啻一天然美好女子也。時有某學校學生。喜評花。訪邑城中女子之美者。列一花榜。其榜首竟冠以葉掌珠名。

如金既於花榜中鰲頭獨占。以是而言美。美可知矣。而如金性復好至鄰家。

遊。每至一家。必受一家人之歡迎。婦女中有見其至者。常戲謂之曰。汝掌珠乎。當作掌上舞。因抱之於懷。親其腮而接其吻。蓋其嬌小可愛。固無人不樂與之戲也。惟如金年雖幼。美惡之分則甚明。具婦女之美者。則任其狎抱。醜者則拒絕之。至一般惡少。更非彼之所願近焉。

又二年。如金年十二矣。堂堂男子。焉可永易巾幘。遂改裝而現少年英豪本色。

歐化東漸。國中學校林立。如金遂拜別慈親。留學於武林。

光陰易過。轉瞬復已六年。如金已由高等小學校。而法政學校。而陸軍講武堂。均卒業焉。其於陸軍講武堂卒業之年。卽其至章家村避暑之一年也。

第三章

時如金與樂水重釣橋下。清風拂面。頗暢襟懷。如金曰。美哉景乎。地靈人傑。依地理家言之。此地尚有偉人出。樂水曰。此地不出偉人。而代生麗人。惜皆

薄命者。此亦足見風水之顛倒乎。如金曰。麗人乎。吾未之見。汝試舉一以示我。樂水曰。汝欲見此麗人易耳。彼今日以他事未來。明日必至予家。汝拭目以觀可也。如金曰。彼何姓何名。爲誰家女。已否適人。請爲我一道其詳。樂水目視釣竿不作一語。如金頗不能耐。以手推樂水臂曰。君子愛人如己。汝何秘而不宣。樂水乃告以如玉之美。傾耳細聽。呆坐不動。若觸無線電。然忽背後一人呼曰。飯冷矣。天晚而不知歸。此間殆仙境耶。二人急回首則樂山也。樂山復笑曰。辛勤半日。想籃中魚已滿貯矣。取而視之。則空空如也。復舉二人之釣竿視之。則有鉤而無餌。乃大笑曰。汝二人仁心可謂至矣。不忍誘魚上鉤。而欲令彼自行投網。天下寧有此魚耶。如金亦笑曰。昔姜尚以直鉤釣於渭水之濱。較之予等以曲鉤釣者。則予心尙較彼爲忍。樂水曰。勿多言。天既晚。吾儕其歸歟。因與偕歸。

曉風拂面。閒步門外。彼昨日之所謂麗人者。已珊珊來矣。如金附耳謂樂水